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四

宋 魏了翁 撰

臯陶謨

衆庶明其教勉勵翼戴孔與王鄭不同

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序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

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
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
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
翼鄭云屬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二
知人安民惟言三凶禹為鯀隱

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
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
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

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
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改之
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
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
故不言鯀也

三 皋陶知有九德堯無容不知四凶

皋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
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

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四 臯陶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臯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

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五 孔既釋九德疏申言之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亂治釋詁文有

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乃為德也。愿言恭治。言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在貌。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剛而能斷。失於空踈。必性剛正而內充實。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

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

六 剛與強義寬與柔擾愿與亂直各相類

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孰己所是不為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

剛斷強為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七 王鄭謂人能明其有常則善與孔異

若暫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八
日宣三德有家日嚴六德有邦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自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浚德治能之事並在官夙早釋詁文又

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

九撫五辰謂順五行之事

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十天叙有典謂次叙常性各有分義

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
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人君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
五者皆厚

一十 天叙天秩勅我自我五惇五庸

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叙
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
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

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葬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

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二十 天用民為聰明亦用民成其威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自我民明威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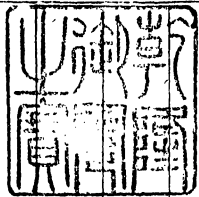
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
是天降之福此即秦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
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
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
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
為聽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

十
三 未有知思屬上句曰贊襄三字多說

正義曰臯陶自言可底行禹言底可績此承而為謙知

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所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
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
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
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
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
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
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

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要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要義卷

五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普長

通政使司副使_臣英瞻慕履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高申

謄錄監生_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五

宋 魏了翁 撰

益稷

一 禹陳治水乘載暨益稷

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
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
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輶橐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

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
獲衆鳥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
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
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食也人既皆
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
下衆人乃皆得米之粒食之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
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
當言

二 四載與史記諸書同而字體各異

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

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

音

山行即橋

丘遙反

徐

廣曰橋一作輦輦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標泥行乘

絕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橈山行則楫

居足反

毳行如箕

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

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楫或作標為人所牽引

也如淳云楫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

不蹉跌也韋昭云楫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輜與毳為一標與楫輦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三刊木訓除謂槎謂開道治水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四決川距海由濬畎澮距川故先言川

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畝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畝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五 監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言食魚以助穀

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
食處先須教道以救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
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
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
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
言也

六 烝民粒故萬邦乂禹言此以勉人

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急自言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七
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

惡所安寧耳

八 孔傳十二章之制

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
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
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
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

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黼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九 舜欲觀古象則以前固具采章

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
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彰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
之前耳

十 三辰畫於衣服又畫於旌旗

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為常不

言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葵盛
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
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鷩則雉焉
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色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
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
言旌旗者左傳云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
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受時三辰亦畫之旌旗也
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

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生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
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
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衣服旌
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
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
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
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

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十宗彝亦飾山龍華蟲不以日月星

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宗廟云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

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尊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

十
二上六章作會於衣下六章絺繡於裳

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

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詁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中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爪者副

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
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
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
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
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
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
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

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
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
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
會讀為繪宗彛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
虎彛雌彛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黼黼紕也自日月
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
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
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彛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

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彛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彛器有虎彛雉彛故以宗彛為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彛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虎於宗彛尊其神明也九章初

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
皆畫以為黼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以紕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
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
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
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
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雌為首
虎雌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

於締繡之義總為消帖但解宗彛為虎雌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十
三 上六章尊在上下六章尊在下

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

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繪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

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
是以意說也

十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出納五德之言

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
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
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
忽怠則改而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者又樂之
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

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所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

十
五庶頑諛說虞廷當無之

衆頑愚諛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言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諛說謂

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諛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

十
六 輔弼疑承惟伏傳有此言

四近之臣普謂近臣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十
七 侯以明之謂射禮撻謂過輕者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

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
以明善惡也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
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
云

十八舜典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

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
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
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

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

十九丹國朱名以行惡絕其世位

漢書律厯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

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顧
額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
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
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
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
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
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十二
塗山言所聚之國非就妻家見妻禹輟事成昏

不必在殛鯀之年

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以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

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殯而得為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殯鯀之年也

二啟呱呱而弗子即三過門之時

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啟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也

二五服五千州十有二師孔鄭異

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之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
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
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有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
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
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
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
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州境既有濶狹
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

三萬人也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益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道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

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而各五千里王肅

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
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丞民曰揉此萬邦豈
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
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
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
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
以可從禹朝羣臣於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
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

二五國立一方伯為長非九命之方伯
三

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
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
以供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
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
一人為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
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二各廸有功惟苗以頑凶不得就官

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

二
五 臯陶方祇至惟明孔云史美鄭云帝語

臯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正義曰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

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

二 虞賓謂丹朱助祭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

二 祝敵搏拊皆漢以來相傳為然

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為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

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斁。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斁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為止，戛敔之木名為斁，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

惟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

二惟磬用玉知球即磬以下管知磬在上

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曰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於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

二馬融言祖考來格舜除父喪祭宗廟

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盖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

美光也

三 丹朱不肖此言羣后以德讓朱

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三堂上下遞奏而樂成非上能格神下能舞獸

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
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
夫濟濟士蹌蹌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樂之作也依
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
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
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
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

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

三帝歌歸美股肱臯陶先元首以足其義

釋古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元以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

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
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孔以叢脞為細碎
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
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
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一同
而文變耳

三 此篇說用臣之法以樂和終之

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

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傳解史錄變言之意

尚書要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要義卷六

宋 魏了翁 撰

禹貢

一 九州舊定今改新之故云禹別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
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二 禹貢在夏書之首

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

三 賦自上稅下貢從下獻上

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視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

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謂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

四
八凱亦佐禹隨山刊木必身行

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特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

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五 治水皆從下始故先冀終雍

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賦役載於書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

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

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充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畧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六
既載謂貢賦役載於書鄭以為事

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

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七
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從東而西

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八
漢初圖籍皆在孔傳山川必驗實而知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

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
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
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
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
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
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
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
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

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九 太原今為郡岳陽霍太山之南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

十 覃懷近河漳水橫流至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
覃懷致功至橫漳

十一 地理志有清漳濁漳在懷北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
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
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

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黿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也

十
二冀州入穀不貢上上第一錯出第二賦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間雜出第二之賦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

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
雜出第二之賦也

十
三據人功分九等多者為正少者為錯

據孟子此時為什一稅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
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
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
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
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

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
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
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
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
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
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
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
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

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

重頓至是乎

十四田中中在九州為第五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
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

高下肥瘠參對為九等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
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
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
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
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

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十其道與既從同作又與既作同

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

十大陸即鉅鹿縣廣河澤寧亦有大陸

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涇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數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七孔謂居島之夷王鄭為鳥夷

孔讀鳥為鳥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十
八冀州不言境界貢篚先賦後田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十夾行碣石山之右南回入河而逆上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盖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於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

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
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
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
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
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
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
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

二
十每州浮水達河謂還白帝與王鄭異

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
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
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
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
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楊
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
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
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

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
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
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
孔異也

二東河西河東南河北是冀境

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
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
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

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充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荆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

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二九河之名未必因禹故郭璞未詳

九河既道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正義曰是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

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
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
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
蘇禹津今見在成平東光禹縣界中自禹津以北至徒
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禹津
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
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禹津在禹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

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禹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禹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二 厥賦貞賦與州相當

三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
相當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
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
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
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之其水
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
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
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二 厥貢入百功之府厥篚入於女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正義曰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縻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

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二凡言達謂從水入水

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汧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汧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漂達于河從漂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

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六二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當有遼東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

七二孔以略嶋夷為用功少

岬夷既略濊溜其道岬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濊溜二水復其故道

二濊溜水出入

地理志云濊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溜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二廣斥復其斥鹵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鹵鹹地也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三岱畎言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谷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臬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三蠶食檿桑所得絲勅

正義曰縻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縻絲是蠶食縻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三淮源遠矣至此而大故於徐州言之

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也

三三
大野即鉅野東原即東平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傳曰豬東原致功

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二王者分五色土為社建侯則分之茅土

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

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三
五 泗濱貢浮磬淮夷二水貢珠與魚

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是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

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三 玄織縞織在玄縞之中二物皆細

厥篚玄織縞玄黑縞縞白縞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正義曰單言玄玄必有質故知黑縞縞如史記縞素

三 陽鳥居彭蠡謂鴻雁之屬隨陽

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
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
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
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
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孔意江從彭蠡分為三共入震澤與鄭異

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其區在西古
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

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入既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

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數

三金銀銅為金三品鄭謂銅三色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鈔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四齒象牙革犀皮甲以犀為上

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

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齒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

四 一 南海島夷卉服謂葛越

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外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

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四孔謂織細紵貝水物鄭以織貝為錦

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筐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四 錫命乃貢言不常鄭為金錫之錫

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
乃貢言不常正義曰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
為非常並在篚下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
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
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采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
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四 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惟荊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四 荆楚後服先疆故以江漢朝宗著臣禮

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正義曰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

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四

六孔謂江分九道鄭意九江別源潯陽記有江名

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

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蟠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茵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四班鄭以荆梁各有沱潛孔謂發梁入荆

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

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岷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

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掇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

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舉大畧為發源梁州耳

四雲夢跨江南北二澤共一土字

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

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吞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四九荆揚貢同而序異以當州貴者先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

先也

五 礪砥皆磨石 砮矢鏃丹丹砂

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正義曰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

五 一 筵簾美竹楛中矢幹皆出雲夢

惟筵簾楛三邦底貢厥名筵簾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五 荆揚貢同此包字必橘柚

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裏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五 菁為菹茅縮酒匭盛之

匭菁茅匭匣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正義曰周禮醢人有

菁菹鹿鸞故知菁以為菹鄭云奠菁也奠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蒿蒿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

脊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匪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五九江大龜錫命乃貢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五浮江沱潛漢越洛而至冀州之南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

五 伊瀍澗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

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五
七 滎波即滎澤杜預謂當在河北

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過豬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南北多而得名耳

五
八荷澤孟豬以今地驗之與志異

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
溢覆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
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
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
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
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

異正是一地也

五九 江出岷漢出嶓沱出江潛出漢

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

十六 蒙山在青衣蔡闕和夷平地之名

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

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六賦下中三錯舉第八為正錯出七九

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也孔云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六 二 織皮謂以獸皮織金罽

熊羆狐狸織皮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氍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孔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六 三 西傾因桓水來浮於潛桓行羌中入南海

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

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六
四 越沔入渭亂河而還都

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

六
五 雍州東不越河西踰黑水孔謂西距東據誤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
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
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
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
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
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是必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
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
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

也

六 衆水皆東惟弱水西流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正義曰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六 涇屬渭
七 涇水南入渭

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而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
千六百里

六
八漆沮言從澧水言同皆入渭

關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
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
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
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
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六 荆岐乃北條荆山非荆州之荆

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七 三危必在西裔杜林以為古瓜州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

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櫛杙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

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一^七傳以荆雍賦田升降之極故云人功多少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

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一七積石河所經龍門當河之道禹鑿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其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

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公或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七
三諸州末言還都，此會于渭汭，言發都。

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七
四織皮西戎謂羌髳之屬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正義曰西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

通西戎為四也孔云織皮毛布有此四國皆在荒服之外云云

七班志王馬皆有三條之說鄭創云四列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注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此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

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
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
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
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
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
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畧以可知故省文也

七逾于河謂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注此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

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七山而言入海謂水之經此山者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以山言之也百川經此衆山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潯沱滏易近恒山碣

石之等也

七八先列熊耳外方等山而列治水其下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
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
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正義曰地
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
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
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

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

七
九二別近漢無緣在安豐要與內方接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

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

八
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正義曰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八
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二 別言岷陽為首以見岷非三條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三 導弱水以下凡九水立文不同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此下所
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
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
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
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原河北越
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
河故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
不同弱水黑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

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
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
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
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
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
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八
四 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越河入南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
梁州入南河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
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
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
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
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
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
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五 八導河積石記施功處非河源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

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六八鄭謂周人惡降水改共此臆說

鄭以降讀為降

下江反

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

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七八九河將至海更同為逆河

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八始為漾流為沔為漢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八嶓東漢西為沔尾與漢合乃入江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

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
蟠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
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
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
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
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
入于江也

十九水自大別觸山回南入江匯澤分為三

又東為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

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
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
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
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
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
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
是古今同之驗也

九
一江東南流沱東行江在沱南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行又東行至于澧
澧水名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
江在沱南

九鄭以合黎為山澧為陵與孔水名異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
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
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
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

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
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九三言東迤北東為中江有北有中南可知

東迤北會于匯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正
義曰迤言靡迤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北都共
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迤者為南江
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
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

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九泉源為沆流去為濟
四

道沆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沆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
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
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
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為滎濟水入河

并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并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
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
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九
五 淮出胎簪山蓋桐柏之傍小山

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
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
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
東也

九東會于泗沂乃沂入泗泗入淮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其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九渭水出鳥鼠同穴山二物共處一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鵠其鼠為鼯李巡曰鵠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

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公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九總叙山川澤海及六府庶土三壤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

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
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條治矣言海內之
人皆豐足矣水害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
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
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
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
安海內於此總結之

九錫土姓如妣姜嫄皆因生賜之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
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著正義曰
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
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
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
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
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

者

一納總銓秸服遠彌輕

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豪曰總入之
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銓銓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
豪也服豪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豪秸之設
秸亦豪也雙言之耳去穗送豪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
也然計什一而得豪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銓則平近
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豪服豪役者解經字

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後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豪粟別納非是徒納豪也

百一粟米少禾豪多稅皆當什一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豪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百二五百里以甸計侯服謂斥侯而服事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正

義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代齊使司馬斤山澤之險斤謂檢行之也斤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斤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三周語甸侯賓要荒此綏當賓服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

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
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
王為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
舊有二名

百要要束以文教夷為常祭為法

五百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

而差簡

百五旬侯綏要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

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紙也王肅云蠻慢也禮義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

百漆沮亦名洛水在涇東與詩沮漆別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注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渭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

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
也彼沮則未聞

百洛會澗瀍伊入河

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
南又東會于伊合于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于鞏
之東

尚書要義卷六